

印海法師譯

中印禪宗史序

鄭壽彭

震旦佛法，傳自印度，迨後而有八宗之分，宗史分明，若稽其脈絡，則簡編具在，按圖索驥，不待蒐求。惟於臺賢淨土而外，欲知各宗之在印度，其創宗立說，諸祖傳承之概畧，則戛戛乎其難矣，就中尤以禪宗爲甚！蓋禪那教法，固未有盛於印度，但印度佛教，嚴格言之，僅有中觀、唯識之分，禪宗尙乏獨立宗派之存，而印度又爲不甚注重歷史之國家，是更難有「禪宗史」之作，所以梁任公曾有：「禪宗雖云西土有二十八祖，但密之又密，舍前祖與後祖相印接之剎那頃，無能知其淵源，其真僞固不易辨……」之言。

原夫世之言禪，每謂始於釋尊拈花，迦葉破顏。遂謂此乃「以心傳心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」之嚆矢。事之眞僞，猶有疑者，但在此以前，尙有文殊菩薩白搥曰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釋尊無言下座；以及釋尊爲衆說法，指地而言：「在此建梵剎。」帝釋乃插草於地，謂已「建立梵剎竟。」實已開先河。凡此皆爲不明史事之故。至言「不立文字」，亦未必盡然，蓋釋尊說法，屬於經藏者，十居其八，說及禪定，見於雜阿含者爲多，是禪豈眞「不立文字」耶？特侈言研究佛法之徒，不會探求於阿含，甚至見引用阿含經典者，反訐爲怪說，是亦「吳牛喘月」而又甚也。

至於吾國之有禪宗，始於達磨東渡。自是、一花五葉，各鼎其盛：臨濟則全機大用，棒喝齊施。曹洞則君臣道合，正偏相資。滄仰則明暗交馳，體用雙彰。雲門則三句八要，一字答難。法眼則聞風悟道，見色明心。其間六祖慧能，承黃梅衣鉢，宗分南

北，悟有頓漸，曹溪一滴，法脈緜延，不特蔚爲中華文化之光，且外播於日、韓，成爲佛教第二祖國，此爲吾學佛行人，所引以自豪者也。

嘗考中華之禪，既分燈於印度，然其發揚光大，曷能而幾成喧賓奪主之勢？蓋祖師西來，適丁六朝紛乘之局，其時社會生活變化，最爲明顯者，厥爲土地之集中與商業資本之獨佔，社會生活結構既生變化，亦即說明疇昔以儒家學說爲本之政權發生動搖，故老莊思想遂乘之而興。誠如衆所共知，老莊對於萬物根源、支柱、歸趣，認爲乃絕對之一理，無有差別觀念，以緩和人生對「死」苦之感覺，同時亦以擺脫人生之煩悶與執着之福音。凡此皆與禪之平等、正位、絕對相似。且自五胡亂後，衣冠避難，庶姓流移，盡室投奔，咸趨江左。華南民族性偏勝於超凡脫俗，輕視現世，故與老莊哲學相近之禪理，易爲南方民族所接受。此外，復因來華之禪師，大多學深養到，威儀具足，方技術數，顯揚神異。是以風行草偃，攝化益廣。基此因緣和合，故能成青藍冰水之況，蔚成一代風尚，其在斯乎？

概自元明以降，禪宗式微，強調「禪」爲教外別傳，無視經論之重要，以爲端坐思維，方爲實相；又學師家幾句語言，自詡禪機，而不虞老狐之墮。修淨業者，間或盛唱「禪淨雙修」，但僅知永明四料簡，而不知祖述於安般禪。或見宋之道濟，今之金山活佛，以爲禪師行藏，不備不莊，毗尼弗守，軌範是棄，而抑知「百丈清規」「禪苑清規」之訂立，實與尸羅相輔而相成。臺賢兩家徒裔，鏗而不捨於「禪墮暗證，如單輪隻翼」，與夫「禪

爲有教無類，華嚴方爲諸經之母」私說，自居於教宗，而不知慧文、杜順之法偈，乃禪觀所演成。迨顯密分途，密宗儼然與其他七宗相對而不相即，不知在未獨立以前之「雜密」與西藏四密之「事密」，實即禪宗依教修心之禪那。執此以觀，豈非入主出奴，數典忘祖者乎？

又有進者：在吾國素有歷史考據癖之稱，而又以研究「神會和尚」自尚之胡適博士，在其序朝鮮金九經先生所著「楞伽師記」竟云：「……惠能是曹溪南宗的開山祖，將來他們的門下就成了楞伽宗的革命領袖。」誠然，禪宗自初祖達磨，以迄四祖道信，均以楞伽爲印證修悟之資，至五祖弘忍，始以金剛授之六祖慧能，故若言「楞伽宗的革命領袖」，在外表言，當爲五祖，而非慧能門下，倘就其內含言，從三祖僧璘之「信心銘」以觀，眞如緣起之楞伽、起信系，與諸法皆空之般若、三論系，已趨一致調和，且「信心銘」綜合兩系思想，特重於般若、三論思想之闡明，豈待聞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與乎夜半密傳，方由楞伽而轉於般若。須知：佛法隨世爲教，要視攝化徒衆之方便爲如何，自不能囿於某經某論。方祖師西來，衆生滯相離心，故入義學者，悉斥去之，苟不察其救弊微權，而據以爲實，則禪那乃六度之一，佛陀所指，般若爲禪定求，還可廢乎？故時而楞伽，時而般若，契機以施教，應病而與藥，其理明甚，非所謂「革命」也。此猶之三皇治天下善用時，五帝則易之以仁信，三王又更以智勇，蓋風氣隨世而遷，故爲治者亦因時而馭變焉。博士通人，猶有此失，他可知矣。

蘇長公云：「史何爲而作乎？其有憂也。何憂乎？憂小人也。」日僧孤峯璨者，原著之「禪宗史」一書，將中、印、日三國禪宗之淵源及其傳承，乃至三國之歷史地理，以及民族特質，利於禪那之因素，紀遠載微，辨宗連支，作有系統之敘述，爲全面性之報導，執其簡而又馭其繁，取其大而不遺乎小，眞然絕出常倫，誠習禪之津梁，研史之良乘也。展卷捧讀，令人對中、印、日之「禪」「宗」「史」三者，而有深切之瞭解，且興繼往開來之志焉。

印海法師仰承 慈航老法師遺囑，錄爲曹洞宗第四十八代接法傳人，祖德師恩，每以虛忝法脈爲懼，平日性情溫厚，行解並進，實有曹洞宗風，具體而微。年前選譯孤峯原著中國部份，刊於海潮音雜誌，譯筆流暢，不失原著面目，故每爲禪客所讚嘆，茲應信衆之請，續將中、印全部譯竣，其無負師志，隨順衆生，蓋可知矣。壽彭以近事三寶，曾分校事微勞，乃承法師不棄，並徵序以喚起同修研究興趣。自維鈍根，未悟上慧，業深障重，安敢言序？無已，惟有仰體法師慈悲本懷，爰不敢以不文辭，謹綴數言，以弁其首，識者無譏爲「佛頭着糞」乎？是爲序。

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佛歡喜日三寶弟子 鄭壽彭 敬序

「道德與文明」(上接第25頁)

特別是在希臘和美素布達米亞，導致物質文明的衰落。

自從文藝復興，從西方可以說是第一次普遍於整個世界的實有的新概念，使人重新注意自然的力量和程序，而發展了科學法則。在這新知識上，在控制自然所得的新力量，現代西方文明才有基礎。這不啻是對文明第二階段的反動。歐洲文化中，仍然有大部份的東方傳統文化，因此，目前在西方文化中又存在了兩元主義的衝突，這是文化新的第三期。無論在知識和能力上遠遠凌駕第二期之上，因此更難統攝自己和肯定自己。它的興起，不僅是第二階段的擴張，同時也是對第二階段的批判，當然也並不是獨立自給自足的文化。

最近歐洲歷史所顯示的，它可能走向爆炸和自我反對之自殺之途徑，或是無聲無嗅的消聲斂跡。因此，最大的問題，無論從道德和理性上來說，目前如何不犧牲前一時期文化的成果，而獲得對自然新知識的果實。把宇宙普遍法則與對自我認識加以調協，再產生一個對實體的新概念。